

拍案惊奇

凌濛初 原著 石树人 校点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拍案惊奇/(明)凌濛初著;石树人校点.-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ISBN 7-5302-0353-3

I.拍… II.①凌… ②石… III.①话本小说-中国-明代-选集②短篇小说-中国-明代-选集 IV.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3247号

拍 案 惊 奇

PAIAN JINGQI

凌濛初 原著

石树人 校点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朝阳宏伟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875印张 410000字

1994年10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8次印刷

印数 4001—10000

ISBN7-5302-0353-3/I·339

(精)定价:21.50元

前 言

白话小说集《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晚明时期短篇小说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其作者则为凌濛初。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一名凌波、波斤，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市)人。官至徐州通判。在政治上，凌濛初是一个封建主义的补天派，而为政清廉，有直声，并对晚明社会的极度腐败有较深的愤慨。有诗文集多种及有关《诗经》的研究著作等，平平而乏善可陈，影响式微，并有杂剧、传奇等著作多种，今存世的有杂剧三种：《北红拂》、《虬髯翁》、《宋公明闹元宵》，传奇《乔合衫襟记》(五折)，及论曲著作《顾曲杂札》等。戏曲作品曾经受到汤显祖、尤侗、祁彪佳等人的称赞，论曲著作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真正使凌濛初在晚明文坛具有重要地位并且发生了广泛影响的，是他的小说创作“二拍”。在他稍前，冯梦龙的“三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的出现，自然是晚明短篇小说方面的盛举，但“三言”中，虽或间有冯梦龙个人的创作，但绝大部分是冯梦龙根据宋元以来在市井坊间流传的故事编纂、整理润色而成，总体上属编纂而非自己的创作。凌濛初的“二拍”却不同，他虽曾受到冯梦龙的影响，却出自本人的创作，尽管少数作品可能来源于话本。我国的白话短篇小说由集体的创造，

即由说话人的世代口耳相传、加工，由此一变而为作家的独立创作，并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在短篇白话小说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与凌濛初差不多同时虽然也出现过一些短篇白话小说创作（如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天然痴叟的《石点头》等），但在思想艺术两方面都是不能和“二拍”相比的，这正是“二拍”的出现所标帜的意义。可以说，“三言”“二拍”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五部著作，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写作“二拍”是凌濛初在屡试不中，绝望于科举仕途之后。四十八岁时，居南京，开始创作“二拍”。崇禎元年（1628）初编《拍案惊奇》刻成；崇禎五年（1632），他五十三岁时《二刻拍案惊奇》刻成。书成之后，迅即不胫而走，风靡一时。

凌濛初创作“二拍”这类短篇白话小说，当时主要是应书坊商人的要求而写作的。这样，就不能不考虑怎样迎合市民需要的问题。为了使小说能够“无翼飞，不胫走”，“行世颇捷”，他的创作在情节上必然要追求“奇”，所谓写“耳目目前之怪怪奇奇”，以适应市井“新听睹”、“佐谈谐”的审美情趣。但他对晚明淫靡的世道以及当时格调低下的小说创作，也是颇有非议的：“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掀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褻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并推重冯梦龙的“三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表示自己的创作也“意殊有属”（以上引文均见他自己所写的《〈拍案惊奇〉序》）。这中间又是包含着积极合理因素的，从而使“二拍”成为一种封建落后性糟粕与民主性精华杂陈的著作。

从前一方面说，由于他的封建主义补天派的政治思想和迷信思想，不仅使他的小说中充斥着封建、迷信的说教，而且由于

受到晚明社会风尚的浸染，他在创作中既投合了“荒诞不足信”之说，也避免不了“衰秽不忍闻”的渲染和描写；从后一方面说，由于作者社会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在他的小说中也有多方面的表现：

首先，由于他对晚明极端腐败的政治的愤懑，在小说创作中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如在“初刻”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谈侠》中，借侠女十一娘之口，大骂晚明政治的极端腐败：“世间有做守令官，虐使小民，贪其贿，又害其命的；……世间有……专害异己，使贤奸倒置的”，认为这些都在“必诛者”之列；在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中，更把“误国欺君，剥削百姓”的“做官的”，以及“三百六十行中尽有狼心狗行”的人，统统视为“强盗”；在其它一些篇章中也对封建官僚的贿赂徇私、贪污横行，作了形象而又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这一点对于我们的今天，也不失其借鉴意义的。

其次，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重商的思想。重农轻商，本是以农立国的整个封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到了明代，由于商业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受到冲击，李贽就曾石破天惊地提出过“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焚书》卷二《与焦弱侯》）的质问，并提出过“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就是“真有德之言”（同上《答耿司寇》）。在社会思潮的激荡下，重商思想逐渐抬头，并在意识形态上得到普遍的反映。凌濛初的“二拍”，无论是“初刻”还是“二刻”都有一些篇章，不仅把商人的将本求利，视为正当的谋生手段，而且，还热情地讴歌了商人的创业精神及种种义举等。如“初刻”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二刻”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擷草药巧谐真偶》、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

显灵》等都是。它正是明代中后期那个要求从市井生活中发现诗的时代精神在创作中的反映。

第三,在“二拍”中,有不少淫秽的性描写,社会效果很不好,并为此遭到非议。今天看来,这些性描写有的出于情节发展和人物刻画的需要,有的则出于适应市民低级趣味的要求。这些需要读者注意分析批判。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二拍”中也有大量的对于真挚爱情的讴歌:不顾媒妁之言,敢于违抗父母之命,并冲决封建贞操观念的束缚,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生活。同时,也是对程朱理学进行嘲讽。应该说,这也是对正统封建礼教某些方面的冲决和背叛,是对新兴的市民阶层思想的讴歌。

“二拍”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的特色,如重传统的白描,情节的曲折,人物形象的生动等。因此,一经刻成,真是“无翼飞,不胫走”,明亡之前就有尚友堂初印及复印本。入清之后,虽屡遭禁毁,却仍有覆尚有堂本、消闲居本(包括三十六卷本、十八卷及二十三卷中箱本三种)、聚锦堂本、松鹤斋本、万元楼本、同文堂本、螭飞堂本、文秀堂本、同人堂本等。全国解放后,更出现了多种新版本。一度在国内失传的“二拍”尚友堂本(日本所藏),也重新印行。

为了更好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给专业工作者提供研究的资料,针对现有版本中不尽如人意之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这种新校点本。本书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崇禎元年和五年尚友堂的“二拍”原刻本为底本。该“二拍”原刻本除少数讹误之外,还避免了一卷的重复,即:《拍案惊奇》四十卷本,其中的“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卷二十三”完全相同。这次依据的底本《拍案惊奇》“卷二十三”为《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避免了

与《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三”的重复。换言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这个新校点本，既是出于“二拍”的原刻本，减少了许多讹误，在内容上又与四十卷本相同，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这是本书的特点也是优点之一。在校点过程中，又参校多种版本，择善而从。为了保存原貌，对原书正文内容文字不作删节，只将底本上的眉批和夹批删去。文中的错字、繁体字、异体字径改为规范简体字，漏字径补入，其余通假字一般仍其旧。为了节省篇幅，不出校记。有阙疑之处，则以影印本为准，不轻易改动。对于专业工作者而言，无疑这是一种较完善的足本。

敏 泽

甲戌年孟春序于北京偏远楼

《拍案惊奇》序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昔华人至异域，异域咤以牛粪金；随诘华之异者，则曰：“有虫蠕蠕，而吐为彩缯锦绣，衣被天下。”彼舌舛而不信，乃华人未之或奇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

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间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褻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臆，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

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

《拍案惊奇》凡例计五则

一、每回有题，旧小说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为剧。今《太和正音谱》所载剧名，半犹小说句也。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比而偶之，遂不免窜削旧题，亦是点金成铁。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对偶，仿《水浒》、《西游》旧例。

一、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此自笔墨雅道当然，非迂腐道学态也。

一、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

一、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正以画犬马难，画鬼魅易，不欲为其易而不足征耳。亦有一二涉于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与一味驾空说谎，必无是事者不同。

一、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观者自得之，不能一一标出。

崇祯戊辰初冬 即空观主人识

《拍案惊奇》目录

《拍案惊奇》序	(1)
《拍案惊奇》凡例	(3)
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	(1)
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21)
卷之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41)
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谈侠	(51)
卷之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64)
卷之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75)
卷之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94)
卷之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106)
卷之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119)

卷之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129)
卷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143)
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161)
卷十三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臬成铁案.....	(173)
卷十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186)
卷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197)
卷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210)
卷十七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222)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250)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266)
卷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280)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306)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艚.....	(317)

卷二十三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折仙书.....	(331)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346)
卷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361)
卷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373)
卷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389)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405)
卷二十九	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415)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437)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448)
卷三十二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476)
卷三十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490)
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元昼锦黄沙衙.....	(503)
卷三十五	诉穷民智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525)

卷三十六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542)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郢州司马冥全内侄·····	(555)
卷三十八	占家财狠嫉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565)
卷三十九	乔势天师攘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578)

卷 之 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翼龙壳

词云：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竿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着黄金化做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晦庵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

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且听说一人，乃是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手头用来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缕，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

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

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看，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冥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郎君辈原无前缘，故此先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

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

急起挑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口气，哽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到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一夜不睡。

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失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

金老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

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那里来的。此皆神天福祐，故此买福物酬谢。今我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地走进去，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

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不过，只得作揖别了。

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元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王老家摸时，已自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客去扫门，仍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去。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到无了，原无的到有了，并不由人计较。

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变成巨富。从来希有，亘古新闻。有诗为证，诗曰：

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慧不关呆。

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姓文，名实，字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间，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